



978946

佰鄉魏貞庵先生著

兼濟堂文集

本衙藏版

原刻兼濟堂文集序

大清
書局

卷之二

序

原

原刻
兼濟堂
文集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名世鉅人出而弘濟蒼生潤色
鴻業然而長於政事者未必工於文章工於文章者
未必優於理學求其兼備無遺者不數見也當西漢
之隆蕭曹丙魏號為賢相然所長者止於政事無論
理學即文章且無聞焉而司馬遷相如枚臯揚雄之
流亦以文章著稱而不及施於政事其於理學則
亦未能窺其萬一也所為兼備無遺者求之古而不
得今乃得之於栢鄉魏公公兼鴻駿魁傑之才遭逢
兼濟堂文集

原序

一

聖朝廻翔禁近

世祖章皇帝興起右文招延俊茂數舉

命儒臣講論大義或時

巡遊南苑應制賦詩文學侍從之臣無不揆藻摘華
對揚

休命而公實歸然為寇首其後歷諫垣躋憲府密勿
論思紀綱庶政封章數十上如請開日講頒孝經錄
遺忠闢異端諸疏皆關天下國家大計蓋非
當宁知公之深不能盡用公之言以興致太平而非

公之才與公之學亦不能輔導以成至治

聖主良佐相得益彰於以調元贊化經國庇民千載一

時也

今上御極公以銓衡重望入居政府於時重熙累洽海
內晏安從容於黃扉綸閣之間得以留心述作博游
才藝而公又邃於關閩濂洛之旨其學以性善爲本
以至知爲要所輯聖學知統錄及大全纂要學規彙
編諸書皆足闡繹微言紹明聖緒而以其餘閒作爲
詩歌則又能籠控萬物匠心獨妙至於悲鼎湖之莫

兼濟堂文集

原序

二

逮痛子期之云亾其忠孝氣節於君父友朋之間尤
惓惓乎三致意焉所謂理學文章政事公殆兼而有
之蓋公之才與學其積之也有本而出之也不窮今
夫江河之水灑滂潢漾雖疏而爲川注而爲瀆而其
源則一也公之蓄於中者淳泓演迤雖試之於政見
之於文而其本則一也公之弘致遠識固非若漢之
輔相醇謹樸遯者可擬而亦豈僅如賦上林誇長楊
者以翰墨爲勲績詞賦爲君子而已哉公爲高邑趙
忠毅公之甥忠毅與公俱主銓政世傳爲美談然忠

原刻兼濟堂文集序

今上御極以來海內晏安兵革不用四方萬民富完休養號稱極治由是

朝廷之上紀綱法度犁然振舉斟酌損益丕興文教天下蒸蒸向風相國魏公方居政府調元贊化優然有暇日肆力爲文章上承

聖天子敦崇古學之意下以作式天下士於戲豈不重哉余小子奉

詔候吏部試居京師謁公公賜酒食得請觀公之文

兼濟堂文集

原序

四

夫小子烏知公之文哉然自讀書至今日凡史漢之文嘗習之矣唐宋大家之文亦嘗習之矣余小子烏知公之文知古人有是數者之文而公爲之而已然公非斤斤求合於數者之文也凡人知學史漢大家而不能至者皆止就史漢大家求之未嘗由史漢大家而上溯之也由史漢大家而上溯者惟六經乎史漢大家由六經而變其法者也昔人由六經而變爲史漢大家今人由史漢大家而溯其所由變因就我所能變之法而不拘史漢大家之法而不合乎六經

之法夫而後始可言史漢言大家公之文凡奏議書
序傳記論策碑表誌銘若干體無不深得乎六經之
法故爲史漢而史漢得爲大家而大家得求之史漢
而粹然不泥史漢之形求之大家而渾然悉泯大家
之迹於戲文章不歷變不工不工亦不能變合千百
代之文而成爲一家之文何其盛與何其盛與蓋公
之學無所不窺抉爾絲牛毛之細人謂其精於理學
而不知其經濟之宏深也建久安長治之策人謂其
長於經濟而不知其文章之爾雅也分雲漢天章之
兼濟堂文集

原序

五

彩人謂其練於文章而不知其風雅之溫厚也振風
雲月露之哀人知其嫻於風雅而不知其道德之廣
博也蓋道本六經爲有二之大車以載爲泰二之包
荒憑河爲豫四之由豫盍簪聲色不動設施裕如豈
與世之文人如鮑庾溫邢等同日而語哉昔漢有弱
翁際宣帝而成神爵之治唐有鄭公值太宗而臻貞
觀之風公逢

世祖皇帝之知遇嘉謨嘉猷紀在

國史以贊勳當今

聖主之化與弱翁鄭公後先相美也世讀斯集者知余
言之非阿矣公所著述甚衆友人先刻其十分之二
三其餘俟之他日觀海學山讀者尚祈進而求之焉
肯戊申初秋晉陵後學陳玉璣頓首謹撰

兼濟堂文集

原序

六

原刻兼濟堂文集後序

相國栢鄉先生刻兼濟堂文集選成授禾使校閱焉
因卒業起而歎曰天之所以助我
國家者豈不盛哉文者道之寄也道隆文則從而隆
自古文運之興必由君與相而君相之烈又必觀其
時與其業當屯蒙之會聖賢蔚起主臣同時雲龍特
達以道則天開以遇則天作於是乎創制立法顯榮
光美一時文治彬彬然潤色鴻業而百世之風氣習
尚因之以成蓋文章與事業相表裏事業又與道德
兼濟堂文堂

原序

七

相周旋苟不遇夫文明肇啓之時主臣一德則事功
不立而文治亦不成甚矣其難也我

世祖

章皇帝神靈默契遠接道統草昧經營無不可垂永
久當開創初詞林臺閣之選率皆夔龍周召之才所
謂見而知之興一代文明之治者也蓋自明季鼎革
以來文章風氣銷磨震盪之餘鬱勃昌明之氣有開
必先篤生鉅公與禎期之運會豈偶然歟先生首擢
制科爲翰林爲諫議旣而掌臺綱掌銓政爰立作相

翊佐我

皇上大啟土宇政教所迄窮陬海澨嚮風慕化功業在
朝廷事跡著人口而先生之文章當代仰爲師表衣
被沾丐單詞片紙頃刻傳播先生則以爲道德之餘
事功之末久而不肯出也蓋先生深於關閩濂洛之
旨不欲以文章名世而不知先生之道則見知也先
生之業則翊贊也先生之文先生之道德也先生之
文先生之事功也先生旣以其道德事功輔

聖主而垂治統復以其道德事功闡絕學而開文運則

先生之生於此時乃天所以啟本朝一代文明之盛

兼濟堂文集

原序

八

誠非偶然也嘗考商周以前其道在上君相之業轉
移風氣而有餘商周以後其道在下聖賢繼起而無
其時文士代興而無其業於治平於粉飾均無當也
唐太宗致治綦盛文章仍六朝之習說者每嘆鄭公
之賢得君遇主不能比隆三代兩失其時以爲恨今
試以鄭公之事與先生較之其爲諫官同爲宰相同
其遇主同其直節同其事業又同獨埋學文章先生
統其全而鄭公有所不及豈非時之不同主聖臣賢
商周以來之道復隆於在上文運應大啟於今日乎

且有明之初文學以宋潛溪爲冠其文敦龐樸茂故有明二百數十年風氣之厚已肇於其文卽其後之文人亦無有過之者今先生之學與文與潛溪同而事業不啻過之然則開本朝文治之風者又豈有窮乎哉當潛溪講道京師時正學方公實從之遊集成方公序其後禾不敏心承心學竊幸繼方公之軌而論述其概以見先生既有其德有其業復有其文而適當其時是天所以啓

本朝一代之風運非特操觚之士有所依歸而淳龐

兼濟堂文集

原序

九

敦厚之象將文運之隆卜於百世在先生亦不自知其盛也先生之文曰星河嶽當世共見之諸先生論之詳矣小子何敢復云江陰後學曹禾頌嘉氏拜題於燕邸之青雲堂中

原刻崑林小品序

崑林先生覃思著作言滿天下四方之士彙集成帙撮其最者鐫行於世海內爲之紙貴矩既誦而服之奉爲指歸茲又得先生小品百餘篇讀之卒業而終莫能測其際作而言曰六藝之文灑衍閎深洋洋纒纒與天地爲經緯大矣至矣左氏序事簡練抑揚盡致揆亦古文之遺也龍門之作倣左國而諸贊尤爲神似至如昌黎之雜著柳州之辨說咸竒崛入古子瞻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故曰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

兼濟堂文集

原序

十

一點塵昔人有作豈不諸體咸備垂示來茲哉先生湛於經術邃於理學探周孔之淵源辨諸子之同異出入馳騁於左國史漢唐宋諸家之間探竒抉微擷英咀華故其爲文大者光明俊偉包涵萬有雄視百代無慚班馬矣茲偶著爲小品莫不磊落嶽峙心匠意得殆兼昌黎柳州子瞻之長而其會心妙解自出機杼又多前人之所未發書傳之所深秘者可謂竒文也矣先生才旣高思尤敏矩常追隨棘闈當夫樽酒緒論興酣染翰累數千言頃刻立就同輩驚愕變

色昔枚臯文速而近俳司馬長卿制作稱盛而人猶以淹遲爲嫌如先生之工而且敏敏而且奇則誠難哉乃又精心日勤雖黃扉待漏之下綸閣退食之餘未嘗手停批而口絕吟也先生之著作余又烏能測其際耶庚戌仲夏潯川嚴正矩題

兼濟堂文集

原序

士

其利源也。其利源也。其利源也。其利源也。其利源也。

其利源也。其利源也。其利源也。其利源也。其利源也。

其利源也。其利源也。其利源也。其利源也。其利源也。

其利源也。其利源也。其利源也。其利源也。其利源也。

其利源也。其利源也。其利源也。其利源也。其利源也。

原刻兼濟堂小品序

抱曠代之才而統古今之學其文宜何如必無往不存其大也而時有短言致語逸韻閒情擁筆而來繞指而出或見爲雲霞或見爲鸞鳳或見爲川渟嶽峙或見爲平原曠野或見爲魚龍翔虎豹舞如此方足極文之致以盡其量究之遊戲翰墨之中不越準繩之外必不爲迂爲腐爲尖新侷僻如昌黎之傳毛穎柳子之說捕蛇與序奕無不卓然具有深旨度越古作者之林而曼邁一世之識蓋無往不存其大者也

兼濟堂文集

原序

三

眉山氏之文多自寫胸臆不循蹊逕後世別而目之爲小品常竊病其才雖優其學未純往往畔越於理誤後世小儒曲學不淺相國栢鄉先生當代儒宗其經濟明道之文業不脛走薄海雖率然有作亦復闡微言啟絕學時或情深於君友憤悱於流靡喻言托諷感激明意無非欲當世之還淳而返樸後學之循跡而知歸煙墨通靈錯綴珠玉讀之者耳張目眩指顧愕眙驚爲神奇變化而不知皆忠厚之旨聖賢之心也門人弟子請付之梓先生不獲已聽於家塾刻

之以禾素辱升堂之譽俾識其後禾何能贊一辭哉
先生之文蓋所謂不爲迂爲腐爲尖新爲佹僻遊戲
翰墨之中不越準繩之外無往而不存其焉者也庚
戌立春日江陰曹禾百拜謹序

兼濟堂文集

原序

三

原刻兼濟堂文集序

道德者精微之蘊也。經濟者博達之施也。文章者炳蔚之觀也。三者同原而異名，而體與用該焉。何則？道德以立經濟，文章之體經濟，文章以弘道德之用。是理之一原者也。而或者逞逞岐之，或文章盛而經濟則絀，或經濟顯而文章不傳，或文章經濟可槩見而道德之統不歸焉。求其備美而兼優者，殆戛戛乎難之。若我貞庵先生，可謂體用一原者矣。先生經濟時嚴廊文章型字，內非一日矣。亦知其皆原本於道德。

兼濟堂文集

原序

十四

而致然耶？斯道所以不絕於天壤者，一代之興必有。一二真儒碩輔，後先似續，以衍其傳。自魯齊艸廬以逮文清，而外俗學亂真，不絕如綫。先生佐命昌期，毅然以賈董韓歐之文爲世倡，以濂洛關閩之傳爲己任。俎豆前哲，津梁後學，所著詩文奏疏史論家訓諸種，外又有見聞知統錄約言諸錄，暨鑑語經世編希賢錄續列女傳，疊疊不一，括其大指總之，不外復性者。近是以故一切經術悉根性術，所謂經濟原本道德者，非耶？卽以文章論，又豈在經濟之外哉？時其論

事回天也厥有納牖之文時乎爲民請命也厥有繪圖之文時而鳳鳴矣則有雖雖喈喈之文時而豸觸矣則有謇謇諤諤之文以及志寅協篤嚶鳴則又有好是正直神聽和平之文是先生文章原與經濟相逼而成也迄今坐論密勿吐握休容其爲廣益集思經邦論道之文者又不知凡幾矣若乃根極體要發抒性靈錘鑪在心六經滙其鎔鑄尺度在手百家藉以裁成挾龍門於腕下標鹿洞於毫端原道之論較昌黎爲獨多有韻之言方澆花而不讓無論其爲法

語爲婉諷爲長篇爲短什莫不使人誦之而皆穆如藹如豁然有會於心目之間油然各足於性情之際是先生能移人情至此也蓋先生文章皆至性之著也夫文章與經濟相逼而成而一皆自至性之著猶不得謂之原本於道德乎哉紫陽有言道德文章不可使出於二余亦曰道德文章經濟不可使出於三雖然非二也亦非三故紫陽又爲之說曰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克塞乎其內則必有是條理分明光輝發越於外而不可掩是則體之必有用與用

之不離體不尤自然之理而無待於勉然之事哉若
先生者洵可謂體用一原者矣先生著作灑如瀚海
植佩服涵泳有年而寃未敢自謂能窺涯涘於萬一
也一日進植而手授以全集且於校讐之餘命植一
言爲序植鄙人也智何足以知先生顧謹不敢以固
陋辭姑爲述蠡測於簡端者如此後之讀斯集者從
文章而見經濟之博達卽從文章而悟道德之精微
然則不第炳蔚之觀而已也卽謂賈董韓歐周程張
朱合爲一人也可庚戌夏匡廬受業門人柳自植敬

兼濟堂文集

原序

六

識於竹香齋

原刻兼濟堂文稿序

余嘗有事燕趙傍漢陵涉大河陸走千里至鄙堯峯南拱龍山北峙大陸奔逝泝水湯湯憑吊千秋之臺暮靄空餘王氣如昨是區中名勝天地之奧府也意其間必有異人立馬躊躇思一想見而不可得幸而擢第燕臺追隨石渠天祿後獲交吾貞庵年友喟然歎曰山川有靈矣哉貞庵生稟異質幼讀父書家學淵源傳自累代夙負經濟之志慨然有志當世懷抱非常莫可窺測身行半天下游經離亂以迄鼎新一兼濟堂文集

原序

七

切兵戈戎馬流離播遷之慘恍然在目繼登白玉之堂再趨青瑣之闥翱翔禁近歷踐清華館閣寶其新詩諫院傳其封事論者以爲有陸敬輿杜少陵之風良非誣矣若其闡發理學直接文清魯齋之傳則又有約言一錄嗚呼何其盛也茲出其文稿一冊示余深厚爾雅居然西漢而又原本經術無末季縱橫之習斯誠通人弘致豈與夫藻飾爲工徒侈風雲月露者可同日語哉今夫士人守其數卷之書束修其躬日不暇給幸而一涉仕途然後摹擬古學棄其所得

於天之分與日俱馳不免工楮葉而肖敲音未有海
涵地負若吾貞菴者也貞菴今方具遠志負盛年高
視千載羽儀一代山川風物無所不覽天下安危生
民利弊無所不悉海內地形險阻戶口扼塞無所不
究獨出心手從事丹鉛制作之業日新富有斯集之
出雖威鳳一羽亦足驗其九德矣懸之國門曰是鄙
城魏子經世大業名山所不能秘者也向者想見其
人而不可得今且得與天下共見之矣甲午春正吉

孟津年弟陳爌題

兼濟堂文集

原序

十八

原刻兼濟堂林下集自序

文章未易言也古之以文章名世者皆有數十年之學力洗濯磨淬其心志而又與海內之賢人君子遊樂聞其規切之語故能成一家言匪是者正可覆醬甌耳余宦遊長安二十餘載職掌繁劇飲水足懼公退思過不敢廢學故時爲古文辭與海內言文者聲氣往來或者以爲可教刻之江南數百篇而余自知甚明覺蹇蹶之足策之不能前而宛委之藏窺之不能盡也亦惟有望古遙集而已矣辛亥抱病歸里參朮之外不敢求田問舍坐百尺樓下似可以讀書學爲文矣而干指待哺未免室謫猶是僮父面孔也乃遠近知契時有扣門剝啄聲以徵文爲請夫余方欲焚君苗之筆硯而猶然飾嫖母以鉛華乎然終不能盡謝却者蓋生長燕趙素有司馬子長之慕欲借此以求海內賢人君子之規切不敢以蓬蒿自封而甘爲絕人逃世之行也陶淵明云請息交以絕遊此憤世之言耳豈余之心哉積久成帙兒輩恐其散失遂謀付之剞劂其間生死之際交友之情學問之術歲

序之感雖未必有裨於身心而要以述其中之所見
得其性之所近非盡酬應習套也倘邀長者之惠不
我遐棄而錫以昌黎之序則東野之鳴敢不奉杖屨
以從甲寅花朝日貞菴自序於滙景園之水鏡堂中

兼濟堂文集

原序

三

原刻兼濟堂二刻自序

余生乎無他嗜好惟嗜讀書常咏古人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以爲其言未盡蓋理無窮書亦無窮終其身悅懌其中焉耳十年不足以盡之也至於著書尤不可草草古之人皆先我而爲之矣其可傳者能有幾孜孜矻矻一生仰屋徒爲他人覆甕之具良可哂也余自入籍以後未免効顰學爲文辭丙午之歲彭士報吳伯其刻之於江南有兼濟堂文選共文二百餘篇庚戌之歲胡同升刻之於京師有崑林

兼濟堂文集

原序

三

小品共文一百三十六篇甲寅春日余自刻林下集八十一篇及秋杪兒輩又刻辛亥以前未刻者共文一百一十九篇已汗牛充棟矣其諫垣總憲奏疏稿共一百一十七道內閣奏疏十道嶼舫詩集近集共詩一千三十六首尺牘四六四冊言理學則有聖學知統合錄五冊小傳共四十八篇小論共四十八篇又約言錄一冊其餘所著之書略無關係者概不足述而要者有四書大全纂要孝經註義刪補高士傳雅說集多識集巡城條約風憲禁約唐詩清覽集訓

蒙故事千文註解勸學彙編以上已刻易經合訂正
說論性書鑑語經世編通鑑論抄列女續傳九經衍
義希賢錄瓊琚佩語家訓彙抄批評河洛淵源錄理
學諸儒語錄合抄吏治水鑑錄陸放翁詩選古文欣
賞集古詩遺音趙夢白詩文選以上未刻此其大槩
也顧自今以往余寧敢廢學哉宛平孫北海先生嘗
致書於余曰易經四聖心傳春秋百王大法先生盍
闡發之余讀朱文公集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
後書莫大於春秋此兩書皆未易看何敢管窺蠡測
兼濟堂文集

原序

三

雖然曾子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炳燭之光尤宜
鞭策於末路臨深履薄勿使昏逸之氣得而乘之則
書無窮吾心之理亦無窮余且終身誦夫子荅子貢
願息之篇矣甲寅長至日貞庵題於滙景園之冬日
軒

兼濟堂文集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體備於聖賢故內聖外王兼濟
有其本末而可大可久可行可藏自不失其進退存
亡之正先生負名世之才極人臣之位八柱五岳前
房杜而後姚宋爭光濟美麟炳珥筆者人人能言之
而其學問經濟之有本則必於其文章著作間由藩
籬以究其闡域然後如縣圃增城萬脉由起爲背爲
項爲脊爲毳星宿巨靈屬最龍蹶分二源於崑崙揚
虹騰霄以馳尾閭斯天下之名山大川支分派衍歷

兼濟堂文集

序

一

歷可指數也先生之文澤於經淹於史翱翔馳驟於
諸子百家而機杼雲霞激揚鐘管以自得其所爲言
如知統正脉纂要彙解緊言經世學規彙編等書皆
滙周張程朱之源流其論心性善惡謂顧端文辨邪
說之功大而所推尊於近今者惟容城之孫鍾元徵
君所自信爲世標準者則熊敬菴曹厚菴之相爲勗
切而腳踏實地則魏環溪之知明守篤至於考亭晚
年定論辨則以孫北海開發聾聵爲朱子之功臣故
其於二氏也一折衷以聖賢經義而不徒爲虛浮峻

絕之論若鑑語一編更殫十年之心力評次一十八代之理亂興衰賢奸忠佞簡以該繁約不遺博尤巨觀也至兩漢六朝唐宋古文欣賞唐詩清覽今詩遡洄遠自文選三唐之氣格近至歷下竟陵之壁幟凡所爲論學論文論詩論古今人物臧否成敗要皆以知人論世之道參伍之而猶欲遠追昭明近紹天如誠以詆經筵於宋殿尚出文人爭臺叅於唐廷並屬君子上下千古何可輕言而湛心六藝之圃咀味百家之英窺聖賢之奧突探性命之苞蒼先生直自爲兼濟堂文集

序

二

寫照矣先生正色立朝匡弼率屬如敬陳條議請頒御製修省救拯諸疏所言人才吏治民生典禮政教兵刑宏綱細目未易縷舉其勤勤懇懇於章奏者無非以堯舜君民爲念而青瑣黃扉揮簾視草以暨翰墨贈答皆優游乎有五官並用十行俱下之敏異廷推奏議之宣公幕無代捉之臣客以視昔人之閑練舊典詞翰標首者殆將駕而上之惟先生之言有曰治道之要盡於尚書知人安民以一敬爲萬事之根本而通鑑綱目善惡具載此治天下國家之心法治法

也寧正言匡時勿曲學阿世守其篤信之心不變生
平之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古名臣行已持身之善
物也驚之於駢麗之詞則十不得一領之以真實之
義則十不失一品騭詩文之三尺也故凡詩文所載
諸體備具微言大義皆足羽翼經傳考鏡得失而天
官地據河渠方言搜神志怪旁引曲喻或駘宕而陶
寫亦洗洋以悲婉詭然蔚然極筆端之鼓舞何爲物
之多姿才人洵有兼長哉夫三百篇皆風人性情之
所爲發也今讀集中所云感

兼濟堂文集

序

三

先皇

之殊遇切鼎湖之痛慕而木桃瓊玖罔敢遺棄君臣
朋友之間情見乎辭固不止胡少宰予袞陳倉曹念
蓋合肥之宗伯且亭之猶龍廣平之鳧盟屈指故人
彫謝殆盡每於風花雪月之辰人以樂而我以悲人
以歌而我以泣流連慨嘆文生於情兩遡河所櫛策
名通籍而外其於山林之士尤多留意據梧鼓琴載
之末年惟其好之也至於請褒錄幽忠疏內自范李
馬倪以下死節諸臣使浩氣芳名與日月爭光而所
痛心於前者正直忠烈如楊左諸公後者如洛陽呂

大司馬之臨難授命微者如鄜南郝生趙氏之夫婦
雙節慘者如上谷何公一城糜爛之類汲汲然登之
於簡鯁鯁然恐其或致湮沒表賢者之雖死猶生愧
不肖之求生得死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感慨係
之矣夫三南爲正風周召之所以宣王業也邛鄜衛
爲變風亦賢人君子感慨時事之所爲作也三代之
文盛衰霄懸一家之文正拙壤隔故論者謂西京降
而東漢整齊齊縟密生氣漸少晉魏以後至六朝而靡
然唐初一變而韓昌黎起八代之衰枕籍騷選生死

兼濟堂文集

序

四

天

李杜而鮑庾詩翰林工部稱之而愈貴文固因乎其
時亦因乎其人也先生修之於家而獻之於國而
天子之廷者不獨以文見也然惟此一求之乎其文則
乃可見有理學之文有經濟之文有音韻之文有議
論之文而其所爲文無不體該而曲當以爲學者爲
文之法無一可偏規矩而改錯卽如讀補高士傳一
序可知兼濟獨善之有本而耕餘禱語中想見其金
甌丹梯上已有鶴怨猿驚之意而調燮吐握以還果
得遂其避賢明農之志於平疇遠風秋紅雪癖間而

國事民瘼懸懸在念廊廟江湖文章政事豈止燦然
朝野三十年乎蓋天才濬發於巧心而源遠流長本
厚枝茂於悠然齋詩序中固可得其大概矣其間先
後紹述葉葉重光足使安平無崔汝南無應而拙菴
贈公於書無所不窺大雅君子輩擬之於漢之郭林
宗宋之陳同父是以先生學問根柢莫能殫究也我
亮采公祖游文章之林府揚世德之清芬於簷帷退
食餘閒將先生所著文集若干卷彙粹授梓因出以
示末學在恪竊觀先生之言有曰善馬不轡銜不可

兼濟堂文集

序

五

以御也士人不謹言不能成德也著書立說言之大
者恪於先生兼濟之體用本末茫乎其河漢也又何
敢妄贅一言期附不朽而景仰念切謬以管窺質之
於海內之能爲皇甫者庚辰夏五月上浣荆南後學
胡在恪謹書

兼濟堂文集卷次總目

卷之一

序三十六首

卷之二

序四十七首

卷之三

序三十六首

卷之四

序四十首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總目

卷之五

序四十首

卷之六

序四十四首

卷之七

序二十三首

卷之八

序十三首

贊四首

誌十首

記十三首

賦四首

卷之九 三十一首

卷 奏疏三十二首

卷之十 十四首

奏疏十八首

卷之十一

奏疏十五首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總目

議四首

卷之十二

策問八首 附策程五道

卷 論三十四首

卷之十 三十一首

卷 碑記二十一首

書碣一首

引二首

銘三首

跋七首 正十首

書後三首

卷之十四首

說三十六首

辯九首

解二首 十四首

卷評一首

卷之十五

書六首

乘濟堂文集

啓十首

尺牘二十六首

卷之十六

尺牘三十四首

表六首

考二首

擬詔一首

擬檄一首

演連珠五十首

卷之一 總目

卷之十七

墓誌銘二十一首

卷之十八

墓誌銘二十一首

卷之十九

墓誌銘九首

祭文二十二首

行狀三首

卷之二十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總目

四

聖學知統錄

卷之二十一

聖學知統翼錄

卷之二十二

鑑語經世編

周威烈王至晉恭帝止

卷之二十三

鑑語經世編

南北朝宋武帝至周世宗止

卷之二十四

鑑語經世編

宋太祖至元順帝止

總目終

兼濟堂文集目錄

卷之一

孝經集註序

孝經註義自序

五經圭約序

四書近指序

四書舌存序

四書偶錄序

四書集說序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四書大全纂要自序

四書精義彙解自序

四書簡提解序

先賢卜子集序

大學管窺序

小學集註序

聖學知統錄序

聖學知統翼錄序

周張程朱正脈序

王孟白續小學序

希賢錄自序

約言錄自序

讀史繫言序

鑑語經世編自序

古文欣賞集序

左國欣賞集序

戰國欣賞集序

兩漢欣賞集序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六朝欣賞集序

唐文欣賞集序

宋文欣賞集序

古文分體大觀序

鄉塾全書序

千文註解序

黃石公素書序

刪補高士傳序

續補高士傳序

快書秘錄序

廣快秘錄序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三

兼濟堂文集卷之一

東坡詩林
雪庵雜錄

兼濟堂

嘉孚

勤同較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卷一

男 勤同較

嘉孚
勤同較

孝經集註序

五經皆孝治之書也聖人復脩註為經何哉嗚呼是聖人所以明人性之善而啓天下萬世無窮之治也是聖人與天下萬世所謂一以貫之之道也夫孝者何仁也仁者何性也性者何是天地之至善者也堯舜自率其性天下共率其性而天下治湯武自治其

兼集堂文集

卷之一

一

性以性治天下而天下亦治三代之衰以法持天下人主之性與天下之性扞格而不相入非性治之不彰孝治之不彰也漢興去古未遠治號淳朴考其崇尚惟以孝經為急故諸帝徽稱俱加以孝羽林虎賁亦能通曉可為盛矣後此缺焉弗講或以篇章之少置諸高閣嗟乎虞廷授受不過十六字大學一書僅千餘言為天下立心為生民立命顧可以多少論耶余為諸生時即誦習不倦常恨舊註未精又以五經皆被諸絃誦而茲獨弁髦視之大非先聖明人性之

善啓天下萬世之治之意每欲獻之

天子尊崇表章俾海內士子探寃根柢悉從事於至德

要道適際

聖主當陽圖治維急余具疏上請

制曰重孝經禁坊刻有神學政部臣其詳議以聞崇
安盧子爾唱時在國雍聞之有感託其鄉先達庶常
葉子以從遊余門而願學焉因出其所纂孝經集註
曰生之苦心於是也久矣

盛時方優崇孝治先生之請行遺經必復明於世傳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二

註雖淺鄙藉手以獻可乎余唯唯會禮部復疏請於
後塲出題以校士子乃取盧子之註再四抽繹見其
精確詳密所謂舉六經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剪蕪
握樞者斯不足以當之與用是少加叅正疏以末義
謀付剗劂以廣其傳庶幾先聖啟迪天下萬世無窮
之意燦然愈著嗚呼武夷九曲之間山水秀拔多生
賢喆如朱晦菴胡致堂諸名儒實行洙泗河洛之傳
盧子生於三百年後聞風興起溯流窮源卽傳以知
經卽經以知性此其學豈組織章句者之可擬耶

當宁方側席以求真經術真性命之士而用之執是
卷以往開太平無疆之治余且拭目觀之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三

卷以昔開太平無疆之治余且拭目觀之矣

當宁方側席以求真經術真性命之士而用之執是

孝經註義自序

夫政刑所以馭頑梗教化所以美風俗唐虞三代其效可觀矣夫子以刪述訓世晚年乃作孝經蓋欲舉道德之強綱示百王之軌範也而文辭簡古氣蘊宏深鄭孔之說不無踳駁自漢已然况於後代六家同異既難強合邢昺剪裁復多迷誤欲以探洙泗之微言達天德之本然不其難乎余昔廁列諫垣時請以孝經取士疏聞

天子制曰可自是海內衿佩家絃戶誦矣先是閩中明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四

經盧爾唱曾以所著孝經集解求序於余深嘆其實有見於生人性命之本源千古治化之要道因爲文以弁之其書業已問世矣顧缺畧尚多而坊本不無紕繆余每欲詳加纂述之而未有暇蓄念慙慙十有九載茲者請告歸里乃取舊業閉戶研究大約以註疏爲據而叅之以諸家之說既訓釋其字復詳衍其指庶俾後學之士因文求義無繁蕪之失得樞要之會也嗟乎道德五千言流入刑名白馬四十二章終淪空幻學術誤世陷溺者衆彙五經之精理開萬世

之太平孰有若斯經者乎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五孝終始達於古今通乎貴賤凡讀是經者皆
當思所以竭誠而力行之匪徒資講論已也若曰希
升堂而攀逸駕余且滋愧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五



兼濟堂文集卷之一

兼濟堂文集卷之一

兼濟堂文集卷之一

兼濟堂文集卷之一

五經圭約序

五經之在天下猶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也自漢以來習之者不一家有耑門之學有訓詁之學有附會之學其間異同離合之故不勝辨求精其要而大其歸者無幾人焉譬如取火於燧飲水於河得其隙光及飽腹而已烏有定天地四遊之影而植之中會江漢百谷之宗而趨於一也哉中完蔣先生潛深理奧根究源本博綜五經之衆說而歸於至要下帷幾三十餘年其於精粗大小本末始終之義無不擇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六

精而語之詳每監一義直契乎古聖之神明舉凡僭經擬經且不以經窮經而終失其所以爲經者罔不舍異得同去離爭合以求不肯於聖人立言之微旨命其編曰圭約且夫經者中正不易之常道也易叅天地陰陽吉凶悔吝書紀政事詩道性情春秋辨是非嚴予奪禮以節性坊淫三古以還惟漢興首重經學一時通經之儒後先並起至宋紫陽出始舉而櫛比之然自易詩而外春秋傳於胡安國尚書付之蔡沈禮記說集於陳澔字解句釋成於各家今先生操

五寸圭以宅天下中具八尺繩以約天下準將上下
升降三萬里而遙縱橫長短曲直不越指肘之間舒
布可定豈非天下之極則哉要而論之十翼一乾也
三禮一敬也四始一無邪也典謨一欽春秋一大居
正也學者恒以此持心而凜乎若執躬信桓穀以對
颺明命惟是典章服物制令約束之不敢隕於下則
是書也於以上佐

聖天子菁莪棫樸之化而下廣學士大夫窮經致用之
資裨益其淺鮮也耶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七

皇書出於以之至
獨聞命制典章羅時際今際來之不遠則行不則
五心學書所以由君公而稟乎寺師陳詩詩書以棧
二賦一詩也四錄一雅雅也規矩一為者規一大
其書也其天不之遊則黃黃黃也之翼一黃也
其書也其天不之遊則黃黃黃也之翼一黃也
正下望以字天不之具八尺繩以約天下準將上下

四書近指序

不讀四子之書而欲知聖人之道者驚焉而趨已矣
既讀四子之書猶以爲未盡聖人之道而舍是以求
之者亦驚焉而趨已矣嗟乎今天下道之不明非不
讀書者之過讀書而舍四子以求者之過也大約泛
濫於百家則爲詞章之習沉墮於空冥則爲邪說之
說究其要歸於聖賢意指相隔奚啻天淵自紫陽行
周程之緒纂諸家之說輯爲集註其於四子之微言
大義蓋不啻水乳之合矣而後世學者紛紛欲自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八

門戶言勿忘勿助者既未得其進修之序言無善無
惡者且並失夫性命之源訛謬相承不敢自出一語
然而自古相傳不可磨滅之神理天之所以與我者
何可誣也四書近指容城鍾元氏作曠覽百家獨存
正解不求異不尚同惟求合於聖賢之初意而止標
之曰近指明其不敢爲高遠之說也易曰近取諸身
夫子曰性相近也大學曰藏身乎恕中庸曰造端乎
夫婦孟子曰仁人心也義正路也良知良能皆言近
也夫道近之而愈明遠之而愈失彼守先待後之儒

實有一段真實性地當下見得然後著書立說昭示
來茲令人觸處貫通洞若觀火而不然者幾何不望
洋而嘆岐路而悲也先生近指之意其在斯乎其在
斯乎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九



與

不

不

實

四書舌存序

四書舌存者蔣中完先生蘊括聖賢與旨綱羅天地山川禮樂名物經緯變化之奇書也昔者羲皇既遠中古之世大道若存若亡天乃鍾靈姬周二大聖人探陰陽之秘煜星辰之精而易象詩書周禮儀禮萬古制作之本定焉至春秋而元氣漸漓於是仲尼刪述六經損益百王然妙義微言則在與羣弟子論說之語若子輿氏當戰國之世獨明性學尤子思之嫡傳也嗚呼袞冕卿相韋帶布衣有能離此以爲人倫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十

日用者哉或者謂漢儒窮經而亡此過當之論也謂宋儒得不傳之絕學亦言之近於詭者也宋儒之釋經義固勝於漢然亦豈無未盡之義有待於後人詮補者乎今中完先生獨契道妙其所論說皆直會魯鄒之心源而非襲筌蹄之剩說且包舉高深洞察久遠大之極於無外小之入於無間舉古今治道之綱維諸子百家羣言之膏腴莫不擇菁華而薈萃焉非如向者講學之徒擁臯比高自標監奔走浮華之士取名譽矜飾於世已也嗟乎先生少而窮困淬厲刻

苦鈔書不下萬卷中年以後乃見知於有司玉光劍
氣未竟厥施其爲此書亦所謂垂空文以自見於後
世者此舌存之所由名也至先生論性不參氣質余
雖固陋偶有相符已於先生墓表中備載之俾後世
之欲登堂入室者澄觀於此而自得焉而余所謂先
儒之義有待於後人之詮補者固畧有見於此也

秉濟堂文集

卷之一

十一

爾之養育特於登入之領餘皆固畧存其成此也
之於登堂入室皆遺遺然此而自昏謀而余固臨夫
雖固陋偶有相符已於先生墓表中備載之俾後世
之欲登堂入室者澄觀於此而自得焉而余所謂先
儒之義有待於後人之詮補者固畧有見於此也
未竟厥施其爲此書亦所謂垂空文以自見於後
世者此舌存之所由名也至先生論性不參氣質余
雖固陋偶有相符已於先生墓表中備載之俾後世
之欲登堂入室者澄觀於此而自得焉而余所謂先
儒之義有待於後人之詮補者固畧有見於此也

四書偶錄序

人必知道而後可以言學亦必知性而後可以言道此四子之書貴融會貫通而不在于字句解釋之間文義毫末之別也然學之有得者則必於此而講習討論之著爲一家之言以定所宗所以傳道而知性也上谷之學起於劉靜修先生而椒山先生衍之江村鹿先生開其扃而孫鍾元徵君大之今夫凡人心與聖人之心本一也其不一者異端害之耳主敬存誠也格物致知也尊德性道問學也合之則雙美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七

離之則兩傷但其入手不同究之一而已矣魏子蓮陸中年從徵君於夏峯盡得其平生之學而徵君亦以爲傳吾之道者蓮陸也凡所著述旣皆詳綜而傳述之又以其餘暇著有四書偶錄中所闡發皆實有心得而所記錄者則先儒與江村徵君契悟之言間復附以己意總之以存天理遏人欲而不爭於字句解釋之間文義毫末之別也徵君曰時習敏求是何事汲汲皇皇惟恐失者又是何物又曰見而知者是何物聞而知者又何物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性

昔人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何哉三代以後天理民彝不至漸滅而不存百姓猶得與於治安之澤者聖人之道爲之所也迺異端邪說往往起而亂之戰國異端在楊墨後世異端在佛老佛老眩昏迷人更有甚於楊墨者自朱晦菴紹述關洛探蹟索微諸所考定可謂集大成然後聖學昭揭如日月經天而異說之猖狂叫呶者頓息其煽有明一代尊崇理學尤爲極至永樂間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莫非發明晦

菴註釋之意頒諸學宮永爲遵守蔡虛齋蒙引林次崖存疑朱註之功臣也陳紫峯淺說又推蒙引存疑之意而廣之要皆羽翼聖經垂示後學俾正其心術心術正則事業正事業正則百姓安成弘隆萬之間其效不旣可睹哉自禪宗之說旣熾而龍谿卓吾之流入室操戈愈傳愈失其禍遂至漸中于家國堯山徐學憲吾師也介束髮受書卽聆其緒論凡所著述一以晦菴爲宗主而深嫉向之穿鑿割裂入於邪說者年來杜門謝客土苴華靡取此數函刪繁輯要彙

四書大全纂要目序

余錄四書大全纂要序畢作而嘆曰詳觀四子之書皆本天言道以人治人而非一毫人欲私僞之所得而託也夫子以授曾子曾子以授子思子思以授孟子大學言明德中庸言誠論語言仁孟子言性善一而已矣孟子歿不得其傳故漢唐以來非無功業才力足稱之士而優入聖學者終鮮卽河汾昌黎不免大醇小疵其他可知也濂溪明道卓然續鄒魯之統而紫陽復集其成集註者四書之孝子忠臣而大全者又集註之孝子忠臣也後之欲窺聖人之道非集註何由進非大全則集註之微言與義亦幾不明大全一書豈非入德之門致治之基哉余垂髫卽服膺此書乙亥丙子間手錄一帙朝夕披繹後登仕版垂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去諸懷嘗見士人童而習聖賢之業及其長而盡棄之且也置聖賢之書於高閣而珍重異端之說服習異端之教空虛誕妄羣趨如鶩仁義五常缺焉不講毋惑乎大道不昭世風日下也余旣以幼之所學不敢忘又恐世之學者見大全之

汪洋浩瀚而不能窺其涯際也因取爲諸生時所錄
大全纂要稍加損益刻之家塾以爲子弟進德修業
之標準而併望海內之學道君子由此以求大全之
全復由大全以求集註由集註以求聖賢之心與已
之心則訓詁之學與性天之理一以貫之豈曰筌蹄
之舊糟粕之餘已耶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七

大書

文以觀風而學與到天之聖一以貫之豈曰筌蹄

全復由大全以求集註由集註以求聖賢之心與已

之心則訓詁之學與性天之理一以貫之豈曰筌蹄

之舊糟粕之餘已耶

玉羊

四書精義彙解自序

論語孟子十三經之二耳自程子表章大中爲四書而聖學之精微愈彰自永樂集諸儒纂修大全而考亭之端緒愈著人知心性之旨家有洛閩之書所謂繼絕學開太平者其在此歟昔人云士生三代之後未爲不幸以其書具而事多也然此不過博物洽聞耳若四書者孔曾思孟心心相印入聖梯階端在於是余爲童子時看四書會取時人講意十數部陳設案頭批點較閱茫然不得其指歸求之愈繁而失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七

愈遠旣而詳觀大全有悟入處因手鈔大全纂要一書辛丑歲復加訂正遂付之剞劂流傳海內矣適庚戌以避賢謝客爲兒輩說書一週大約宗大全而叅之以蒙引存疑淺說未能有所發明也辛亥歸里復兼取近六十數家刪繁就約然終以集註大全爲準而間有所發明蓋亦卽講意中而寓爲學之深心焉嗟乎世之人驚於功利也久矣以聖經賢傳爲博取青紫具不返而求之於身心以盡其成已成物之實誠有如考亭所謂俗儒異端之弊者若果知博文約

禮之爲仁明善誠身之爲豫立戒懼慎獨之爲勿自
欺存心養性之爲事天天人合一內聖外王寧外此
而他求乎集成名之曰精義彙解言其會聚衆長而
非出於一己之臆見也夫聖人之道猶天然以管窺
之莫能知其萬一行且以是就正於海內賢人君子
指示不逮而敢自詡爲仰遡魯鄒心傳乎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十九

指示不逮而敢自詡爲仰遡魯鄒心傳乎

之莫能知其萬一行且以是就正於海內賢人君子

非出於一己之臆見也夫聖人之道猶天然以管窺

而後求乎集成名之曰精義彙解言其會聚衆長而

欺存心養性之爲事天天人合一內聖外王寧外此

禮之爲仁明善誠身之爲豫立戒懼慎獨之爲勿自

四書簡捷解序

舉萬事萬物之理盡攝於四子之書而握其要挈其
樞易知易能可久可大至矣哉非天下之至精至神
至變其孰能與於斯耶自有漢儒之註疏而扁鑰以
開有晦菴之註疏而堂奧以啓學者由此而研窮探
索焉於以優入聖域無難也然何以童而習之白首
而茫然者比比皆是皆始於幼學受書之日導之
不簡而引之不捷故耳不簡則理不約不捷則旨不
明故宋元以後說四子之書者自李九我大全蒙引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三

存疑而外餘皆觸火之光涔蹄之水時滅時涸其亦
不足爲輕重已近代舉業所宗者多尊張泰嶽直解
一書夫其正講之外旁引曲喻往往歸於君德王道
蓋以是書出於經筵日講藉此以爲匡襄啓沃人臣
納誨之義則然也然其字櫛句比縷析而貫穿之可
謂淺顯之至矣而初學猶或難之因更取而順文敷
義手輯一解名曰簡捷置之家塾無深文奧說取其
明白通曉便於童蒙之講習云爾夫蒙以養正作聖
之功也欲存仁至大同之理也聖賢之書惟其易知

昔者夫子既歿于夏氏設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尊之以爲師而不敢臣也迄於今二千餘年西河之人尸祝維謹罔敢有闕夫當春秋之終戰國之始斯道絕續之關于夏氏獨留其統於西河之上其有功於洙泗豈淺鮮哉而惜乎未得覩其全書焉乙卯秋會喬慤弟筮仕平遙將行亟請于余曰弟不才學製兄必有以教我余曰平遙古西河之域也聞卜子先賢祠在焉是良師也卽無欲速無見小利二語推之治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三

天下可矣况一邑乎且于夏氏之言論風指散在論語詩禮家語諸書輯而成之是不朽之盛事也弟慤肅然改容曰謹奉教蒞任三載政通人和乃於公務之暇旁搜博稽俾姪勗手錄成冊曰先賢卜子集問序於余余覽而善之其載在四書者諸先輩發揮良多不復贅語餘則畧加疏說而弟慤亦間有所抽繹雖管窺蠡測無當于先賢之蘊奧然數千年散漫之語一旦匯而成書使後之人徘徊想像者以此爲登堂入室之藉資伯仲於顏曾思孟如魯壁之再見名

山之初出豈非曠世而相感者歟先賢有靈其式憑之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三



卷之二

山之初出豈非曠世而相感者歟先賢有靈其式憑之矣

大學管窺序

大中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也。根於尚書符於大易聖人開物成務大經大本化育盡於此矣。然中庸但言明善而大學歸於格物。然中庸言擇善之功則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誠身之功則曰篤行之。與大學格物之旨豈不互相發與顧格物之說紛如聚訟終以晦菴爲定論。至於妙契心悟卽傳可以不補而諄諄然補之者所以示後學以周行恐其迷而入於他途也。余嘗疑夫子傳道於曾子曰吾道一以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三

貫之。曾子告門人曰忠恕所謂一者彰彰矣。至其所貫則未顯言及讀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以至於知止定靜安慮本末終始家國天下身心意知而歸於格物本於修身其條目雖分其綱領則合三綱領乃一綱領也。八條目乃一條目也。一以貫之尚何疑乎。蔚州環溪秉淑靈清和之質其人品學問已自範於中行而猶恐學者之窮大而失歸也。獨取大學一書詳究而討析之解聖經註補傳詮格致舉一貫之心傳頓躍然於心目之間而晦菴之所已發與所未發

更了然若指諸掌矣非其識見之廣大造詣之精微
烏能純正無疵若此哉環溪曰此管窺之言也恐不
足以行遠余則曰說理之書期於正當而已學者果
由是而知所用力焉知行合一先難後獲卽大學而
中庸可窺庶幾永無岐路之惑也卽以此公諸海內
可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三十五

中瀛巨嶽蕙幾不無刻剝之憂也明以山在兩麓內
由是而賦取取文編映竹台一丈巖嶺巖明大學而
更以子去余相曰嶺巖之香博氣五當而月溫青果
以嶺巖正楚我澤此若巖巖曰此香巖之言也蓋不
更文巖香巖嶺巖矣我其巖巖之巖巖巖巖之巖巖

音聲小學集註序

古之爲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小學之法自三代而已然矣蓋人生自童年以後嗜欲日增知識日繁自非端之以訓誡嚴之以師保則心志流蕩而不知約束故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根柢而大學者所以擴小學之規模也三代教人有序故其成材之易譽髦蔚起禮義成風治安之效權輿於此西漢去古未遠敦崇實行尚有古教之遺自晉魏以來或崇尚佛老或耽習綺靡自垂髫授書而富貴利達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二五

之見薰蒸膏肓難以針砭此賢才所以衰乏而治術不登於純熙也昔晦菴朱子集諸儒之成纂鄒魯之緒所著小學一書蓋卽內則曲禮弟子職諸篇而引伸之以立教明倫敬身爲綱而其所纂之嘉言善行莫不近裏着已切於修身正心之道學者果能循循服膺守而勿失上之希聖希賢次亦不失於令名而其如淫辭邪說離經畔道之書汗牛充棟雖窮年鑽營鉢目劇精究竟無得而學者趨之若鶩至於則古昔稱先王德由是進業由是修乃視爲平易無奇而

不加務誠可爲悼歎也許魯齋云小學一書余敬之
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余幼常誦習竊見魯齋所言之
不誣而恐後學之闕焉弗習也故以爲欲成天下之
材立大學之根柢當奉是書以爲蒙養之基乃因茲
刻而爲之序言於簡首以著其景仰之願云爾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七

後而錄之乳言飲蘭首以清其景仰之願云爾
材立大學之根柢當奉是書以爲蒙養之基乃因茲
不誣而恐後學之闕焉弗習也故以爲欲成天下之
材立大學之根柢當奉是書以爲蒙養之基乃因茲
刻而爲之序言於簡首以著其景仰之願云爾

聖學知統錄序

聖學知統錄者述見知聞知之統也自孟軻氏既沒聖學晦蝕火於秦雜霸於漢佛老於六朝詩賦於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繼起伊洛淵源粲然可觀其後爲虛無幻妄之說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統遂不可問矣余因于輿氏之意而發明之由堯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由孔子而後終於許薛以明知學之不絕於人其間或攷諸經史或徵諸先儒蓋推天命人心之自然以發大中至正之極則而功利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二十六

雜霸異端曲學之私不敢一毫駁禱於其間誠不揣固陋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說放淫辭稍有助於化民成俗之意也學者志聖人之道由是而求之木本源豈不昭然覺悟而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良有在乎昔論語終篇述帝王治世之要而推其本曰中孟子終篇述聖賢傳道之意則揭其要曰知所知維何亦曰知厥中而已矣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厥中不可謂之見知聞知也吾願學聖人者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

聖學知統翼錄序

余既作知統錄矣復續以翼錄者何嗚呼自孔孟以後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豈道之難知哉天命人心至善之道本自易知不求者失之不著不察而過求者失之索隱行怪此其所以終於不知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聖道之醇詣狂狷者聖道之于城也伯夷柳下惠論語以爲逸民而孟子躋之聖人之列乃又曰隘與不恭蘇子由古史則云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爲聖人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二十九

乎伯夷柳下惠吾從孔子而已然余觀二子之所學實亦未易及者雖道遜孔子亦亞聖之儔清和之贊良非誣也天運遙衍賢哲代興自董江都以下至高存之或材力有厚薄學問有淺深時命有隆替師友有淵源德業不同要皆篤志進修挺然自立不惑異端潛心希古豈非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耶使得聖人而爲之師其所造又寧止是已乎以之羽翼聖道鼓吹六經亦猶淮泗之歸於江海龜鳧之躋於岱宗也余因摺據遺傳詳爲論述俾後世學者

知所景行焉至於世所好尚而悖於理與近於理而未深未醇者並不采錄夫豈不欲汎愛兼收誠恐開不正之端倪而未合於天命人心之本然也尚冀海內大賢匡其不逮而誨之若曰知我罪我則余豈敢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三



內大賢匡其不逮而誨之若曰知我罪我則余豈敢
未深未醇者並不采錄夫豈不欲汎愛兼收誠恐開
不正之端倪而未合於天命人心之本然也尚冀海
內大賢匡其不逮而誨之若曰知我罪我則余豈敢
未深未醇者並不采錄夫豈不欲汎愛兼收誠恐開
不正之端倪而未合於天命人心之本然也尚冀海
內大賢匡其不逮而誨之若曰知我罪我則余豈敢

周張程朱正脉序

道之不昭於天下也久矣俗儒焚之異端竊之吾道之存其有幾乎昔道開於羲文而集於孔子顏曾思孟歷闡其微而其說乃詳蓋皆以衍天命之精也善乎董生之言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言道而不知天者豈非臆說哉介生於世遠言湮之日聖道不絕如綫海內挾異說以爭鳴者又非一家一氏天人性命之要學者將失所統宗是用惄焉憂心思有以挽之會家藏舊有宋四大儒合刻一書太極圖說張子之西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三

銘固無可增減而程門微旨與朱子晚年定論一爲周海門所輯一爲王陽明所輯未免有泛雜之處余政務之暇細加刪削於微旨取十之五定論取十之八因名其書曰周張程朱正脉蓋周張之學旣得於易而程朱之學復得於周可以爲孔孟之功臣肖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得四子之書誘掖而扶進之昭昭乎其可睹也學者神明其意則知道之本體原於太極而昭事在乎存養知行動靜天人合一誠意慎獨切近分明雖作聖之功可因此以漸進又何

俗儒異端矯僞焚竊之足虞也哉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五

谷園吳節齋詩集卷之二

王孟白續小學序

經書而外有小學上下千餘言或代舉數人舉數事採其言之至要爲嘉言昭其行之足法爲善行嘉善之名所自昉也明之末年風俗蕩靡當宁下詔令士子家習孝經小學而司衡者命題以試蓋猶謹始養正之思也南楚王孟白喟然奮起因倣小學之意由藩勲台衡以暨丞尉胥珉標所爲事功節義理學文章彙集嘉善一編慷慨拜疏擬續小學後心綦苦矣夫吾儒所學何事亦求爲有用而已矣或倡明正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三

學或整緝焚綱或千秋自命或一介必嚴或似迂遠而實係民生之重或似疎落而無非性命之真皆卓然有關名教可質古先可資天下後世斯爲貴也在昔孟白之先公嘗著有中和一貫等集不斤斤作經生業今孟白其繼起乎自此先民矩矱因以再見於今往古休隆得此復還於世其亦道德功名之肯綮也哉余自讀秘書備省垣試三晉每欲崇孝經振人文扶正黜邪起衰易俗以追大雅不且藉茲冊而相得益章乎爰爲疏其顛末而序之以相期無負於古

人淑躬善世之意云孟自名家珏湖廣郴州人壬午
同舉順天鄉試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語



同舉順天鄉試

人淑躬善世之意云孟自名家珏湖廣郴州人壬午

希賢錄自序

夫人有志於道則願學聖人而已矣奚以賢爲哉雖然聖者聰明睿知有生知安行之美自皇古以來蓋可以屈指計而下此者必孜孜矻矻從事於知行之功以求不愧於天之所以與我者周濂溪先生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觀此言也似若等而三之究其所希者何物則亦不過此獨知至善之一念積之至於可久可大未始有二也而前言往行不能無助焉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三

德而朱子作小學分嘉言善行誠有功於後世也余屆暮年愈知學之有益歸里以來復輯希賢錄一書蓋隨其目之所見錄記之久而成帙其大綱有五曰爲學曰惇倫曰致治曰教家曰涉世中間復條分縷晰融會貫通蓋舉修己治人窮理盡性至命之道大槩已蘊括而無遺矣夫朝廷所以設庠序立師儒命司徒敷五教諄諄然惟恐其不詳盡也父兄所以購經史延名俊夙興夜寐鯁鯁然惟恐其不周備也此意何爲也哉亦不過培養涵育陶鎔氣質俾學者就

余幼習訓詁長歷患難心長髮短知慧日枯忽忽遂及四旬念古人於此時乃學問之十大關頭也若其不悟終不悟矣可不懼耶可不嘆耶顧諸子之言終多雜亂而聖經賢傳莫非淵懿驚之於駢麗之詞則十不得一領之以真實之義則十不失一又况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名言所不及則退藏於密者知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此之謂也顧詳說反約子輿氏以爲學者之指歸不有博也則何以說不有說也則何

以約得其約也可以說矣得其說也可以博矣癸巳之冬註籍在寓謝却知交閉戶高吟追憶舊聞隨手記錄得二百一十餘則分爲內外二篇曰約言錄庶幾從此自反以求放心不負天所以命父母之所以與我者存之家塾爲子弟兔園冊子爾門人陳晉公盧爾唱見而悅之請付剞劂嗟乎虞仲翔謂世有一人知我者足以無憾夫仲翔文士也士或不能知之余之言則人之所常言人之所能言者也何不可知之有雖然一言之謂約無言之爲約今此錄三萬餘

言已非約矣又保其中之無紕繆耶吾願天下學者
從聖經賢傳自求其所爲約者則此錄卽置之覆瓿
奚不可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三

論聖賢贊辭自求其理誠餘者限此後世之學
言已非約矣又保其中之無紕繆耶吾願天下學者

讀史繫言序

讀書不讀史卽空談心性終不脫學究氣讀史而不能自具心眼矮人觀場茫無所見猶之乎弗讀也故必得其肯綮之所在而後一代之治亂本末了了於胷中於以出而應天下事無難矣昔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合劉攽劉恕范祖禹之長摺撫纂述歷十九年而始成後紫陽作綱目與通鑑互相發明是知非通鑑無以成綱目有通鑑必不可無綱目也余先人弱冠留心史學迨中年以後益加研究以溫公通鑑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三

紫陽綱目叅廿一全史每有闡發不隨古人論斷爲是非而東西周晉及藩鎮河源等類考之尤極其詳核蓋得史學之肯綮爲涑水考亭之功臣焉故友人贈之以名曰讀史繫言譬若畫龍者點睛不在乎區區鱗甲之間也介風木之餘檢付劄劂以廣其傳庶幾讀者卽約以該博驗古而知今世務以通經綸以裕詎祇奉爲家學之拱壁耶

鑑語經世編自序

古之史皆經也尚書春秋是已迨其後而史自爲史矣司馬子長變編年爲紀傳表志蓋仿尚書之遺意司馬君實復變紀傳表志爲編年則春秋之舊例也然大書特書未暇筆削自戰國以來事蹟燦著善惡臚列凡國家之所以興衰政治之所以得失天道之所以運轉人事之所以推移與夫禮樂名物山川險易賢否用舍兵法奇正莫不備焉是以宋英宗悅之賜名資治通鑑神宗親爲製序誠人君宰世度務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四

權量而賢人君子有志於尊主庇民者所當博綜而詳繹者也顧其爲書卷帙浩繁龔牖繩樞之士旣非力之所能購其縉紳先生家有是書者往往不暇讀讀之而不能竟竟之而不得其要於是汨汨於腐儒老生之說膠錮其芻臆而不可解史學之失久矣又何問經學也余自甲辰以後閱溫公資治通鑑及王宗沐所增定宋元資治通鑑一週又三年再閱一週乃錄其要者曰鑑語請正於宛平少宰孫北海先生北海曰此經世之要也可命名曰鑑語經世編余唯

古文欣賞集序

歷代古文者天地之符瑞宇宙之菁華也自伏羲畫卦倉頡作字而大文啓矣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於是乎易以象之書以記之禮以秩之詩以咏之春秋以正之然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備焉故五經者萬世文章之祖而夫子刪詩書定禮樂功高堯舜以此已嗣是則推左傳國語戰國秦季縱橫捭闔其言漸禱兩漢稍稍復古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班固其最也六朝綺靡日甚唐宋之間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四

有韓歐諸君子起衰振弊蓋必得經之意以爲文而後其文足以傳此文之所以與立德立功而並垂不朽也顧選本雖多精確者少梁昭明太子文選雖稱奇書而專驚詞華真西山先生文章正宗趨向正矣而文體割裂若近日之揀選政者類多從事於古文然或畧而不備或駁而不純甚者批評點次荒謬舛錯嗟夫古文者後學之指歸也指歸不端漸且入于岐路矣余里居無事乃取幼所誦習古文推而廣之拊摭搜輯考証於左國全本及廿一史各家文集而

爲茲選始乙卯夏四月至秋九月克竣厥事一心一
手不假他人蓋不遺餘力矣舊批佳者仍之訛僞者
盡皆削去另出己意其文隨時代爲序次不分門類
各體具備在人自得之耳雖非鸞龍繡虎之彩已盡
縹囊細帙之奧質而有文庶幾乎彬彬郁郁者也集
成名之曰欣賞蓋有取於陶淵明奇文共欣賞疑義
相與晰之義焉學者倘因文以見道由古文以進于
五經卽聖人之意可得而求也

秉濟堂文集

卷之一

聖

正澄明聖人志意百昏而來也

淋與泚之義蓋有取於陶淵明奇文共欣賞疑義

相與晰之義焉學者倘因文以見道由古文以進于

五經卽聖人之意可得而求也

淋與泚之義蓋有取於陶淵明奇文共欣賞疑義

相與晰之義焉學者倘因文以見道由古文以進于

五經卽聖人之意可得而求也

淋與泚之義蓋有取於陶淵明奇文共欣賞疑義

左國欣賞集序

五經之在世譬諸日月五星也不可以文字目之然
聖人不直謂之曰道而亦謂之文故曰文王既歿文
不在茲乎然則五經而外固難以言文矣左氏之文
猶得六經之意者也彼蓋與聖人同時故傳中多所
稱述而其博物固覽不在游夏後也其間典制軌則
聲名文物及盟會始末詞命往來大者固見文武成
康之舊小者尚有仁義禮樂之風誠非老莊關列管
商孫吳沈漾權詐之書所可比擬國語乃各國之史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四

丘明取而採輯之其精者皆已入傳或全用其詞或
但取其事而潤色以己筆合類校觀其詳畧繁簡燦
然可觀矣事與文不在春秋二百四十年者則亦紀
載靡遺此在善讀書者詳玩而得之間嘗取而詳訂
焉約以百篇竊以爲六經之外簡古藻麗可爲文之
程式儀型者莫左國若也豈得襲昌黎之剽語視爲
浮夸而不錄哉

戰國欣賞集序

戰國之文漢劉向宋曾鞏既已序之而鞏之序文最爲得正以爲放而絕之不必滅其籍若是則戰國之文非學者所宜讀矣雖然以爲文則遠於道以爲史則紀其實也劉騷云縱橫之世史職猶存秦並七王而戰國有策若錄而不敘卽簡爲各也而或者曰太史公熟讀戰國策纔有一部史記何歟善乎西陵王篆之言曰周季二百餘年國列政具人治物叢考往者所必攬述且其書比物連類旁稱遠引情深辭蔚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望

秉彤脩翰之赤幟也又曰知所擇而約之則神解意流卽百家衆言皆格物致知之助不則左詩書右語孟僂憚如面墻也豈不然歟余故掇其策之有關係者入諸選本其國策所無而載諸史記者亦附入之並諸子一二遺文合之僅二十篇蓋戰國之文卽所謂先秦之文其大槩已可見而譎詭變詐之術多不取焉披沙得金往往見實是選戰國文之大指也

兩漢欣賞集序

文章自六經而外左國尚矣然兩漢風氣龐厚議論騰蹕無纖靡險仄之習雕琢斧斲之痕詔令則溫文爾雅奏議則昌明博大策論書檄則剴切詳明西漢如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東方朔揚雄東漢如班彪崔實蔡邕孔融皆一代之傑於文者司馬遷班固之史麟麟炳炳尤卓乎不可及焉遷網羅百代裁斷出以已意而識足以濟之固因遷之迹潛精積思成漢家一代之典此二書者固紀載之菁華編摩之奧府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吳

也燁之後漢體大思精意亦近之余既簡定左國之文乃取兩漢而閱之灑博光燄颯颯大觀哉其詔令序事之類佳者尤多不能盡錄學者當取全書馳騁流覽未可以是爲盡其全豹也諸葛武侯稱王佐才其文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又豈可以文士目之嗟乎三代既遠詩書所記後人不能盡爲裴葛之用左傳國策長於辭命縱橫王者治平之事或缺有間焉今之人欲建功立業以爲文舍兩漢奚法哉法兩漢而爲文猶規之可以爲圓矩之可以爲方冶之可以爲

金陶之可以爲甕也若曰無法而可以爲文則不免
岐路亡羊之嘆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一



金陶之可以爲甕也

岐路亡羊之嘆矣

六朝欣賞集序

三代以後文章必推兩漢降自六朝教化凌遲風俗頽墮典謨訓誥之書不復陳於堂陛之間誠正格致之義不聞講于膠庠之地自朝廟以及閭巷凡操觚者矜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以誇詡於當世而不知其非也噫是豈徒習尚之非歟亦人心之不正爲之也故昔人謂兩晉無文章惟有歸去來辭一篇其意見高卓非好學深思心知其義者未足以語之梁昭明太子所選六朝之文居多杜子美詩云續兒誦文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吳

選又云熟精文選理此不過漱其芳潤資其華澤耳若夫敦本務實闇然而章一質一文固難言之矣余選六朝之文僅十數篇其餘雖多綺麗浮艷而其之無味殊可棄置嗟乎自晉迄隋百餘年間而改天易姓變亂相尋世有作者慎勿謂文章之無關於國運也

唐文欣賞集序

唐人一代之文其規模制度雖不及兩漢而正大典
蔚燦然可觀珠光劍氣磊磊落落焜耀四映洵足以
超軼夫六朝也蓋由其時好文之英主立於上而魁
碩俊彥比肩林立其文之因時而發者皆有以自見
於天下昔昭明築文選之臺姚氏謂爲一家之奇書
其所選唐文粹一百卷以類相從各分門目雖自謂
以古雅爲命不以雕篆爲工然亦沿文選之藻繪其
於詩書軌物未盡洽也余因拔其尤者選列若干首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四

以爲窮經考道之助而其間體裁片段博大昌明則
尤首推昌黎昌黎統宗左國先秦兩漢六朝諸子之
文而自成一家闢異端崇聖道孟氏以來未之有也
豈柳子厚皇甫湜等可望其涯岸哉故古文至於韓
而文之大觀止傳曰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
門者難爲言由其文而觀之亦游夏之流亞也吾願
世之讀唐文者冥心搜抉於昌黎而以其餘羽翼鼓
吹之其漸幾於道也已

宋文欣賞集序

文至於宋而蕪冗靡弱有枯萎之色矣所以然者由唐以詩賦取士其高者固能貫穿經史錯綜百家而其庸劣之流揣摩題目纂成事類取青媲白依韻附聲不復耽精於聖人之學經世之務相沿成風間有一二作者不過佔畢小材雕篆末技耳故宋初無文迨仁宗之世涵育已及百年乃有韓稚圭范六丈歐陽永叔司馬君實出而曾子固與眉山父子起而羽翼之雷轟電掣雲蒸霞變宋文之盛至此而極也然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序

范韓之篇章既少君實一生着力全在通鑑其論斷多有可誦歐公五代史固稱佳構諸作多見秀發若子固之文頗涉枝蔓明允之文每襍權術穎濱之文未至雄渾惟子瞻瑰奇變化超騰絕倫而朱文公譏其早拾蘇張之餘唾晚醉佛老之糟粕要其文以識議見長以經濟自命固賈長沙陸宣公之流亞也豈可以小疵而少之哉南宋卑之無甚高論胡澹菴文文山差強人意然亦吉光片羽未足飫人枵腹流覽宋文終當以歐蘇爲操觚之標準耳

此古文分體大觀序余意也

余嘗選古文欣賞集矣搜羅最廣批評亦慎然其集繁多恐後學未能盡涉也近日坊間所鬻者不過古文必讀名世文宗文章軌範攀龍集等然選本雖多瑕瑜兼收且體裁殊淆操觚者莫能辨之余爲諸生時卽細閱真西山文章正宗深服其理明識偉有志用世者不可不讀願窮巷孤陋之儒未易覲也余是以再爲茲選首帝王聖人敬慎之旨次當宁綸綍之詞次人臣諫說之言次紀載典故之書次序記事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一

五

景物之篇次論策條對之文次吊祭問荅之章次傳贊碑銘之屬次書檄往來之語次賦頌詞歌解說辨之類分枝十卷而古文之大觀備矣大約文體雖分而總原於六經秦尚詭詐戰國權術六朝綺靡五代分豔俱不足以稱粹美也漢唐宋以來大家羣起其尚有六經之遺意乎他如李斯督責韓非說難李陵荅蘇武楊惲與孫會宗王安石書孟嘗君傳後雖其文至今猶存而人旣非矣言多謬妄槩不登選學者推此而求其亦可以知余茲選之意也夫

鄉塾全書序

人生植立全在童蒙蒙養之功必資聞見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彖詞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是知養之得其術盡人而可以爲聖矣夫髫齡之年志氣清明心思專一未幾而嗜欲日深天機日淺雖曰物誘亦由養心無術耳鄉塾所習四子之書而外若前賢故事皆足以資觀記顧其中舛錯差訛不可勝數或時代謬亂或姓字詭易或註釋混淆或野史禠黷不止魯魚亥豕已也後學幼而習之長而用之兼濟登文集

卷之一

五三

能無貽笑士林哉因爲稽諸史傳正其闕失卽其他詩法駢言及舉業字學皆童子所不可不知者併撮其大要採以名篇示之法程俾於經書之外得肆其餘力而游衍焉庶幾聞見以廣趨向以端始終勿失其可以作聖之初心卽由此而左馬之史韓歐之文陶杜之詩自然漸進而躋於成人之列矣則此書也未必非小學養正之一助云

千文註解序

夫學者遊心藝圃動云窮二酉之藏抉琅環之秘乃尋常耳目之間或不知其所由來又如星辰躔度日月運行律呂高下陰陽終始則茫然莫辨矣嗚呼讀書不識字古人所以致嘆也夫窮理所以務本本立則智研多識所以居業業廣則義晰若以孜孜考究亦等於玩物喪志鮮不替矣千文幼學入門之書也相傳爲梁周興嗣作限以千字一夕輯成其才亦可謂超妙古有註解而近代失傳余每於家塾詢之童子輒輒瞪目直視不能對蓋鹵莽滅裂之學相沿久矣夫耳目之間且蔽而不徹又安望其於諸子百家藝文爾雅之屬貫穿而淹博哉因與韓子康海及彭子士報按文索義審定闡發凡三易稿而後成書雖不多亦若此之不易也童髻之流能知其事皆採諸經史由此而櫛比貫通之殫心致力而罔有怠斃是亦博物洽聞之助也詎可忽乎哉

黃石公素書序

圮橋老人隱君子也其教子房意在納履而不在於書其曰穀城黃石聊以示不測耳黃石豈真老人哉子房取而祀之志黃石之志也素書一冊世傳爲黃石公作夫老人不欲留姓名於人間何有於書然其書精奧似非黃石不能作也或卽子房所作而託之於黃石歟余於鈞緡之暇註數語而藏之以俟後之知黃石者

兼濟堂齋集

卷之一

五十四

賦黃石齋

賦黃石齋

賦黃石齋

賦黃石齋

賦黃石齋

賦黃石齋

賦黃石齋

黃石公素書序

刪補高士傳序

仕隱不可以分也古之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
蘩而行焉有豐草長林終於逃人絕世者哉易於蠱
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於漸之六二則曰鴻
漸於磐飲食衎衎聖人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其
在斯乎皇甫謐述八代以來自堯至魏九十餘人作
高士傳似有偏于隱之意然謐曾向武帝借書爾其
弟子摯虞張軌等皆爲晉名臣則意其人翛然自遠
非痼疾煙霞膏肓泉石者也歷代廟廊之上莫不束
兼濟堂

卷之一

五

帛裘裘騰書巖谷延訪嘉趣之士博求屠釣之倫非
獨景慕逸軌亦以激貪厲競也由是觀之高士襟期
豈易量哉余幼從先君子讀書別墅水光林影顧而
樂之悠然會心塔焉終日自省闡鞅掌茲事惘然若
隔惟床頭高士傳一卷未嘗去手閒中刪補以自怡
悅友人請付之梓意者觀古人之用心以自審其所
處兼濟獨善時之適也勿徒詡詡自矜效彼狂黠曰
異乎三子者之撰而公輔三事不忘嘉趣者之有人
也則相成之美進而歌白駒之章

續補高士傳序

余旣刪補高士傳復續補之者何皇甫先生撰輯高士至漢末魏初焦先而止晉以後未之見也後人豈無有續之者顧多缺畧弗傳陳眉公逸民史所收廣矣擇焉不精識者議其濫余考歷代之史自晉迄明得四十五人其崇蹈遐軌深心遠致足以激厲末流抑止貪競若夫假各山臯櫻情好爵如种放屢至闕下盧藏用捷徑終南之類槩弗錄焉嗟乎世之艷心名利久矣抗塵容走俗狀拜謁於七貴五侯之門求兼濟堂

卷之一

一

望顏色不可得而肥遯之彥獨棄之如遺雖樗木瓠落未必有濟於用然朋志松石忘機麋鹿其澹泊無求有足多者裨益於世顧可少哉歷代帝王咸重山林隱遺之選良有以也由是觀之士之求得志於時者夫亦可以樂道忘勢自愛其鼎而不必汲汲於人莫已知之患矣

快書秘錄序

學者窮數卷書足以叅天地萬物之奧不然雖涉獵萬卷何爲嘗見里巷之士終身呶唔不出堵牆之見醯雞井蛙良可嘆息蓋良馬見鞭影而馳必俟錐入於膚者駑駘也颺飽帆遇順風矍矍巨艦一日千里阻滯於斷港潢潦之間者片葦也甲午之歲曾閱快書五十種中多道德秘旨然見其純疵相半如寶玉藏於石璞黃金沉於沙泥非澄汰揀擇無由得出遂精選而藏之書篋不欲出以示人旣而思曰耕稼以

秉濟

卷之一

五七

飲食人醫藥以調治人著書以生活天下人也吾旣於茲有所得矣正當與天下有目者共觀斯光耀可耳雖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讀斯編也始而快快而並忘其爲快焉是則選快書之意也

廣快秘錄序

快書五十種余既擇其言之佳者錄之復得廣快數十種隨閱隨鈔卷帙盈寸有座客向余而笑曰何子之瞿瞿也炎蒸如焚搖扇清涼且不暇乃困守一編作蠹魚狀縱三食神僊字必難冲舉霄漢矣盍付祖龍一炬而偃息乎無何有之鄉余曰是則然矣夫吾之耽於此其亦所謂樂此而不知疲者也竊見今人飫肥甘飾羅綺優游乎蘭房綉闥之中自以爲天下之快也未幾而脂膏竭精氣亡矣不則沉湎麩蘖篤志糟丘諠浪笑傲俾晷作夜未幾而煩悶憤亂呻吟欲絕矣舉似予之泊然寡營而沉酣典籍果孰得而孰失乎客曰老生常談何秘之有余曰聖人洗心退藏於密秘在人不在書也卽舉卷首數條言之如情思上做工夫皆是苦因根本上做工夫皆是甘因見有爲生計者未見有爲死計者見有爲子孫計者未見有爲身計者人心能一物不留自萬物皆備凡此皆退藏於密之道也而况其中嘉言精蘊有不止此者今子將爲甘因乎爲苦因乎爲生計乎爲死計乎

